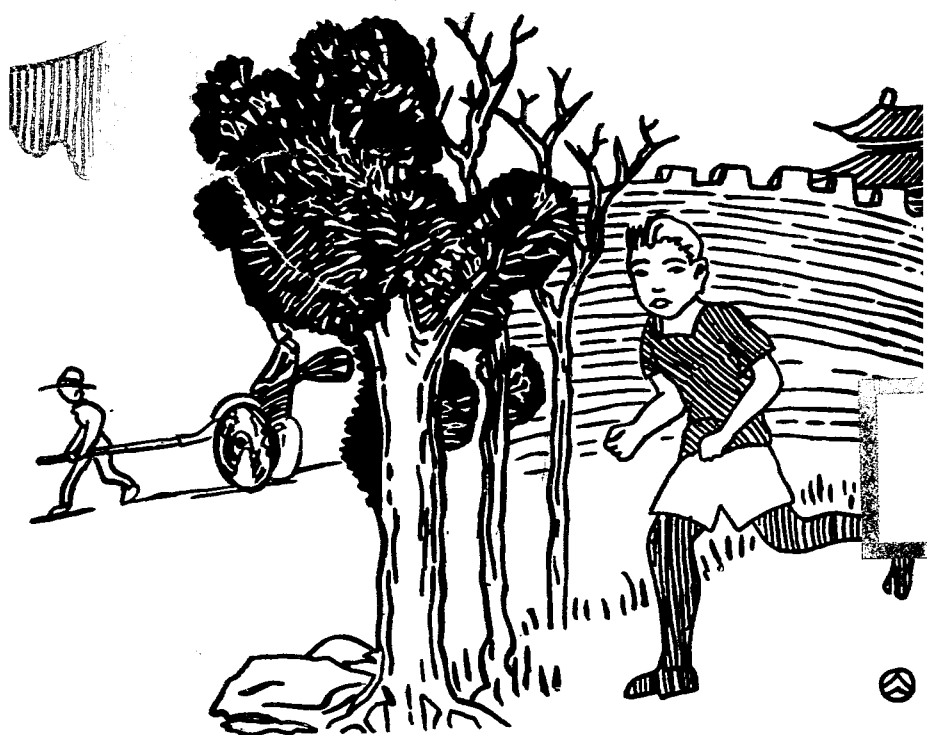


走競

說小種乙





少年文叢書
乙種小說

競走

凡是有錢的人，若是沒有學問，差不多全是免不掉驕傲；不但成人如此，就是極純潔的小學生，倘若生在有錢的人家，也是免不掉這種毛病。

北京有一個小學生，名叫金成；他父親是北京著名的大財主。他父親既是大財主，他自然是鬧學生了。他在學校裏，時常送這個同學一枝鉛筆，送那個同學一柄小刀，凡是受過他饋贈的學生，便和他結成一黨，推他做本黨的黨魁。他們的人數，漸漸加多；他們的勢力，也漸漸澎湃；於是倚勢欺人的事，也





就漸漸的發現了。

有一天，金成同着幾個同學，就是他的幾個黨羽，在東長安街草地上玩耍。他們正在玩耍之際，忽見從遠處走了一個學生來。金成一見，便向他的黨羽中一個叫傅和的說道：

『傅君！你看！那個討厭鬼來了！』

傅和聽了金成的話，急忙抬頭一看，原來是他們本級的同學顏世賢來了。便向金成說道：

『你說的，就是顏世賢麼？』

金成說道：

『不是他，是誰呢？這個東西，是窮骨頭，終日吃粥，非常的討厭！』



傅和說道：

『不錯！你說的極是！這個東西，非常討厭！』

金成說道：

『他因爲是優等生，藐視一切，所有的同學，他誰也看不起呀！』

傅和說道：

『哼！他看不起我們，我們還看不起他呢！』

金成說道：

『昨天先生考問歷史，我一時回答不出，他就暗暗的發笑；這種窮骨頭，非常的可恨！』

傅和說道：

『他窮得終日吃粥，過新年都沒吃着肉，他還要』

笑人，真是不知自量啊！

金成說道：

『他倚仗着是優等生，便看不起同學啣！』

傅和說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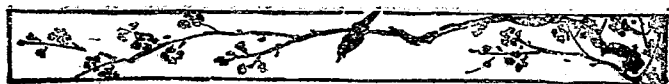
『優等生又值幾個錢？也值得永遠挂在鼻子尖兒上嗎？這樣的窮貨，非教訓教訓他不可呀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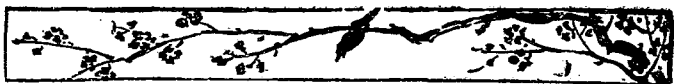
金成說道：

『他的身體，同小雞子一樣，我一拳頭，就可打折他的脅骨！』

金成說完，那顏世賢就漸漸的走近了。傅和一見，便先大聲嚷道：

『窮骨頭！窮骨頭！沒飯吃，淚交流。窮骨頭！窮骨頭！』





你別哭！我賞你一個大窩窩頭！』

傅和一邊嚷着，一邊跳着，非常得意。他們的黨羽一聽，便隨聲附和，一齊亂嚷。顏世賢知道他們是罵自己，卻不睬他們，依舊低着頭走路。金成見顏世賢要走過去，便大聲說道：

『說你呢！你沒聽見嗎？難道你沒有耳朵嗎？』

顏世賢依舊不睬他們。金成又從地上拾起一塊碎瓦來，向顏世賢的頭顱拋了過去。幸而顏世賢身體靈便，略微的一躲閃，那塊碎瓦就從他耳邊飛過去了。顏世賢到了此刻，實在是忍無可忍了，他向金成看了半天，然後說道：

『我沒招你，沒惹你，你爲甚麼用瓦片砍我呢？』

金成說道：

「爲甚麼砍你？不爲甚麼！這是我一時高興！你能

攔阻我嗎？」

顏世賢說道：

「你既是向我砍，

我就要攔你！」

金成說道：

「你要攔我麼？很

好！索性偕們見一個

勝負罷！」

金成說完，他的黨羽，便一齊握拳擦掌，同聲說

道：





『不錯的！你們兩個人，是要見一個勝負的！誰要是
不敢打架，便是無恥之徒！』

顏世賢說道：

『莫非你們一羣和我一個人打架麼？你們恃衆欺寡，那纔是真正無恥呢！你們這一羣，簡直的是狐假虎威！』

衆人一聽，齊聲嚷道：

『誰是狐假虎威？誰是狐假虎威？打！打！打！』

衆人說罷，便向顏世賢擁了過去，一齊舉手要打。正在這個當兒，忽見一個學生，從馬路北邊的樹林子裏面，跑了出來，一邊向草地跑着，一邊嚷道：

『你們在這裏做甚麼呢？學校的名譽，你們全不

顧了嗎？

這說話的學生，也是金成的同學，名叫王振華；平日爲人正直，雖和金成同在一級，卻沒受過金成的饋贈。若遇金成欺侮年幼同學的時候，他必設法保護年幼的同學；因此全班的同學，沒有不佩服他的。這一天，他騎著一輛自行車，帶著照像的快鏡子，正在樹林子照像，忽見金成、傅和等人，要和顏世賢打架，所以他一邊嚷著，一邊跑了過去。衆人見他跑過來，便一齊住了手。他又對衆人說道：

『諸君哪！學校的名譽，是大家的名譽！要大家保全纔成呢！你們跑到各國使館界內，在外國人面前，做這種胡鬧的舉動；倘若惹起外國巡捕的干涉來，



豈但學校的名譽，要因爲你們受損害；就是國家的體面，也要因爲你們受損害呀！我勸你們不要瞎搗亂啦，

王振華說完，旁的學生，全都一聲不言語了，惟有金成不服氣；但是他也不敢和王振華對抗，祇得很客氣的說道：

『王君！你說的很是！我很感謝你！但是顏世賢在學校裏羞辱我！我是不能甘休的，我一定要同他見一個勝負！』

王振華說道：

『金君！你不要倚仗着有錢，欺侮貧寒的同學呀！你和顏世賢的事，前前後後，我全知道的；我勸你們

從此講和了罷！

金成說道：

『甚嗎？講和？除了他跪在地下，叩三個頭，我便應允講和；要不然，我非和他見個勝負不成！』

王振華說道：

『哦！你非和他見個勝負，不成嗎？我想要見勝負，也不必一定打架，你們競走好不好？』

金成說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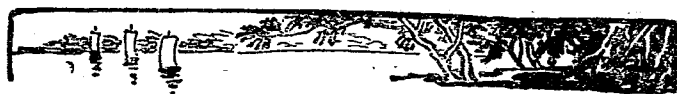
『競走也好，但有一節，誰要輸了，可要吃十個拳

頭。

顏世賢說道：

『十個拳頭？二十個拳頭，我也敢和你比賽！』





王振華說道：

「很好！既是你們兩個人全願意，你們每人請一個見證人罷！」

傅和一聽，連忙說道：

「我當金君的見證人，我不但當他的見證人，並且當他的保人。倘若他輸了以後，不肯吃拳頭的時候，我情願替他挨打；但不知顏君有見證人沒有？」

傅和說完，他們一黨的人，這個也說，我不當他的見證人；那個也說，我不當他的見證人。總而言之，全是因爲他窮，誰也不肯當他的見證人。王振華見他們如此勢利，心裏非常的和平，便怒沖沖的說道：「你們全不肯當他的見證人嗎？我王振華當這

窮同學的見證人；但有一節，我聲明在前，我可不能替他挨打！倘若他勝了，叫我替他打人，那還可以。」

傅和說道：

「我們兩個，既是他們的見證人，他們競走的路線。我們替他們定罷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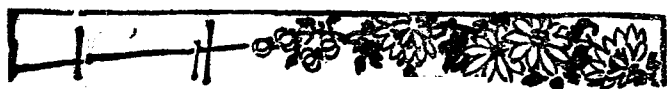
王振華見顏世賢的身體，雖然輕便，但是非常削瘦，恐怕路線長了，不能取勝，便說道：

「我們定路線，不必太長了，祇要能分一個勝負，也就夠了，傅君！你想是不是？」

傅和說道：

「依你的意思，怎麼樣呢？」

王振華說道：



了。

『依我的意思，從東單牌樓，跑到御河橋也就夠

傅和說道：

『那太近了！不成！不成！』

王振華說道：

『還近嗎？那麼，跑到東長安門罷？』

傅和說道：

『還是近！』

王振華說道：

『怎麼？還近？那麼，跑到中華門！』

傅和說道：

『還……』



傅和剛說到此處，金成把他的衣襟，扯了一下，他便止住不往下說了。他們兩個人，躲在一邊，用極小的聲音去說話，金成說道：

『跑到中華門，已經有二三里了，你怎麼說還近呢？我一向出門，總是坐車騎馬，忽然叫我跑二三里路，如何能成呢？』

傅和說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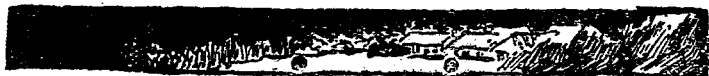
『我因為你不能跑，所以纔嫌路線太短哪！』

金成說道：

『這是甚麼意思呢？』

傅和說道：

『金君！你要知道！顏世賢的身體，非常靈便，即或



極短的路線，你也是不能取勝。我所以要極長的路線，爲的是你跑到中途，可以僱車。你想！顏世賢的腿，不論怎樣的快，也沒有車夫的腿快罷！你除了用這個方法，斷無取勝之理呀！

金成聽了，這纔明白傅和的心思，非常佩服他的心思，想得周到。他們商量定了，依舊走到王振華面前，和他商議競走的路線。傅和說道：

「我已經和金君商議定了，金君也願意把路線定長了。」

王振華聽傅和這樣說，心裏非常疑惑，遂說道：「你既是嫌我定的路線太短，那麼你的意思，怎麼樣呢？」

傳和說道：

『我的意思，是從東單牌樓出發，一直跑到琉璃廠，在琉璃廠三聖祠，買一張神籤，做爲憑據；然後跑到中央公園，就以公園的戰勝紀念碑，爲決勝點。至於經過的路線，由競走者的便利，自己選擇。王君！你想怎麼樣？』

王振華皺着眉說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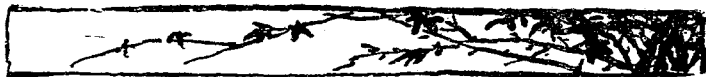
『這路線，豈不太長了麼？』

王振華說到此處，又向金成說道：

『金君！你願意這麼長的路線嗎？』

金成說道：

『我是極願意的！總是極長的路線，跑起來纔覺



痛快！

王振華又向顏世賢說道：

『你願意不願意呢？』

顏世賢說道：

『我本來不願意這麼長的路線，徒耗時間；但是金成既是願意，我也祇好奉陪。我們窮人，雖然不能和人鬪富，至於競走，我還有兩條現成的窮腿，不論定多長的路線，我決不推辭！』

王振華說道：

『既是你們全都願意，祇好就這樣辦罷。』

他們商議定了，立刻全來到東單牌樓下邊，由傅和喊了『一、二、三』，金成和顏世賢，便向南跑下去了。



王振華向衆人說道：

『我們全到中央公園，等他們去罷！』

傅和聽了，便率領着同黨的幾個同學，先走了。王振華等他們走了以後，心中想道：

『今天金成願意跑極長的路線，很是奇怪，恐怕其中有詐罷！不錯的一定有詐！這全是傅和替他出的主意呀！我必須查看查看去！要不然，顏世賢必然吃虧。』

王振華想罷，依舊帶着他的照像快鏡子，騎上自行車，向南追下去了。追了不遠，就看見顏世賢在前，金成在後，向前飛跑。顏世賢跑到崇文門，便順着城牆，向西跑去。王振華看了，心中想道：



『順着城根走，很有道理，行人也少，車馬也少，既沒障礙，自然跑得快了。我想金成一定也走城根啊！』

王振華想罷，再看金成，並沒走城根，卻一直出了崇文門了。王振華看了，又想道：

『他出崇文門，可吃虧了。既出崇文門，必須順着打磨廠向西跑，那裏車馬很多，遠不如走城根清靜啊！我想金成斷乎不能取勝了！』

王振華想罷，也隨着金成，出了崇文門。剛一出城，就見金成向一個拉洋車的車夫，喊道：

『喂！拉我到琉璃廠三聖祠！越快越好！我多給錢！大洋一塊！誰去？誰去？』



車夫一見整塊的大洋，自然歡喜，立刻叫金成上車，如飛的一般，跑下去了。王振華看了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

『果然是有詐！果然是不出我所料！這種舉動，纔算是卑劣無恥呢！』

王振華說罷，從肩膀上，把照像快鏡子，取了下來，騎着自行車，在後面追趕。及至臨近，祇聽嘴得兒一聲，那金成坐着洋車，路過打磨廠的小像，便照在膠片上了。王振華照完了像，連忙跑進崇文門，到了他哥哥開的一家照像館內，草草的把膠片洗明顯了，然後騎着自行車，跑到中央公園。此刻傅和等已經到了。傅和見了王振華，便問道：



『你來得怎麼這樣的遲？往那裏去了？』

王振華說道：

『我今天出來，本是爲照像；我見你們走後，我便

在東單牌樓，照了幾

家舖戶的樓房，所以

來遲了，傳君！你想今

天的競走，是誰得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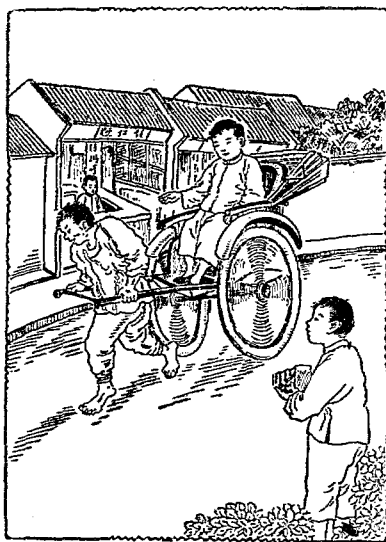
呢？』

傳和說道：

『一定是金成得

勝！顏世賢和金成賭賽，那纔是不度德不量力呢！他

如何能成呢？你想我說的是不是？』



王振華說道：

『這賭賽的事，可不論貧富啊！我想顏世賢雖然窮，一定是他得勝！』

傅和說道：

『他怎麼能得勝呢？終日吃粥，肚子是空的，他和金成競走，那是天然處於劣敗的地位呀！』

傅和和王振華正在談論之際，忽見金成手中拿着一張三聖祠的神籤，飛跑而來。傅和和他的黨羽一見，立刻一齊拍手嚷道：

『大得勝！大得勝！可喜！可喜！賀！』

金成拿着神籤，說道：

『這是憑據！請大家看！』





傅和說道：

「你跑得很疲倦了罷？坐在公共椅上，休息休息罷！」

金成說道：

「不疲倦！不疲倦！一點也不疲倦！共總不滿十里路，算得甚麼呢？」

傅和說道：

「金君不論做甚麼，總是比旁人強得多！顏世賢想和金君比賽，這不是可笑嗎？」

金成說道：

「他是天生的窮骨頭！從小時到現在，沒穿過一件整衣服，沒吃過一頓飽飯，還想自尊自大，看不起

人；等他到了的時候，叫他吃我十個拳頭！

傅和說道：

「你還想打他十拳頭呢？你雖然願意打他，恐怕他沒有福氣；想挨十拳頭，也不能挨了。」

金成說道：

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」

傅和說道：

「你想啊！他永遠沒吃過飽飯，肚子是空的，氣息是弱的，跑不到琉璃廠，就把他跑死啦！你怎麼能打他十拳頭呢？」

金成和他的黨羽聽了，一齊哈哈大笑。金成此刻非常得意，握着兩個拳頭，一邊在紀念碑下，來回





的散步，一邊說道：

『痛快！痛快！』

王振華一個人倚着紀念碑的石柱，合着半個眼睛，聽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胡說亂道，又覺着可氣，又覺着可笑。他聽了半天，一聲也沒言語。他們見王振華默默無言，以爲他是替顏世賢擔憂呢；誰知他成竹在胸，正懸想過一會兒，金成怎樣吃拳頭呢！王振華正在懸想之際，忽見顏世賢滿面通紅，渾身是汗，喘吁吁的，跑進園門。他因爲看見了金成，便躲脚說道：

『唉！失敗啦！我真沒想到啊！』

傅和說道：

『失敗啦？自然是失敗了！一個窮人，也想出風頭，那不是妄想嗎？一肚子的小米粥，和窩窩頭，竟要同金君比賽，那不是拿雞蛋向石頭上碰嗎？這叫做不知自量！又叫做自尋苦惱！』

顏世賢聽了，並不睬他，卻向金成說道：

『我們預先約定的，若是敗了，要吃十個拳頭；如今我敗了，就請你打罷！』

金成聽了，還沒說話，又聽傅和說道：

『甚嗎？十個拳頭？你不是自己說二十個拳頭嗎？難道不認帳了嗎？』

顏世賢說道：

『我說二十個拳頭，那是比喻的話！你們若是一





定要打二十個拳頭，我也不拒絕，你們祇管打！

金成說道：

『你既是說過二十個拳頭，自然是要打二十個拳頭！』

顏世賢說道：

『好罷！你就打罷！』

金成聽了，舉起拳頭來就要打。王振華一見，連忙湊過去，說道：

『先不要打！先不要打！』

金成住了手，說道：

『怎麼不打？這是約定了的！你還是見證人呢！』

王振華說道：

『已經分了勝負，何必一定要打呢？我勸你「得容人處且容人」於你自己，很有益處啊！你看我的面上，饒恕他罷！』

金成說道：

『這是預先約定的！怎麼能饒恕呢？』

傅和說道：

『王君！我們全是見證人，應當監督他們履行契約！你怎麼替一方面討饒呢？』

王振華說道：

『即或不能饒，也祇能打十個拳頭，不能打二十個拳頭！』

傅和說道：





『二十拳頭，是他自己說的！自然是要打的！』

王振華說道：

『那麼，你自己也說過，替金君挨打；倘若金君敗了，你真能替他挨打嗎？』

傅和說道：

『那是自然哪！大丈夫說話，豈能說了不算呢？』

王振華說道：

『好朋友！好朋友！我很佩服你！我還有話要問你！顏君自己說過二十個拳頭，所以他敗了，要打二十個拳頭；但是金君可沒說過這句話，倘若金君敗了，也打二十個拳頭嗎？』

傅和說道：



「這個……自然是也打二十個拳頭！但是金君可沒敗！」

王振華又向金成說道：

「傳君說的話，你也承認嗎？」

金成說道：

「承認！承認！我若是敗了，我也是叫顏世賢打二十個拳頭，必如此纔公平呢！」

王振華說道：

「你真不能饒恕他麼？」

金成說道：

「一定不能！你也不必說了！」

王振華又向大眾說道：



「我們所說的話，大家都聽清楚了罷？」
衆人齊聲說道：

「全聽清楚了。」

金成舉起拳頭，又要打顏世賢。此刻王振華已經把照像的膠片，取了出來，向金成說道：

「你不要打他！請先看看這張膠片！諸君也請過來，仔細看看這膠片上，照的是甚麼？」

金成、傅和，及大衆，看了膠片，便一聲不言語了。

王振華說道：

「這種詭詐無恥的舉動，我本不願意拿出來，所以屢次替顏君討饒；無奈你們執意不肯，現在也沒有旁的說了，就請金君挨二十個拳頭罷！」

金成說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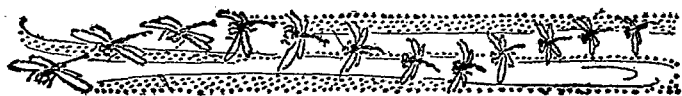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禁不起二十個拳頭啊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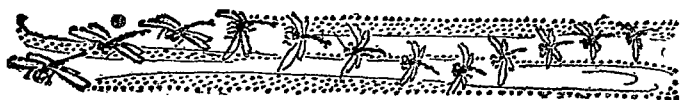
王振華說道：

「你雖然禁不起，因為你不肯饒人，現在也不能饒你！我送給你一個最大的人情，叫傅君替你挨十個拳頭，你自己再挨十個拳頭，一共湊足了二十個拳頭。我剛纔明明對你說，得容人處且容人，你一定不聽我的話；到了現在，你祇好怨你自己罷！」

王振華說到此處，轉過來又向顏世賢說道：

「顏君！你自己打十個，我替你打十個；你是打人的，就打那個挨打的；我是替打人的，我就打那個替挨打的打呀！」





了。虧以後，再不敢倚富欺人，不久也變成一個好少年了。謝罪。從此兩罷干戈，言歸於好。金成經過這一次吃一頓拳頭，叫他們向戰勝紀念碑，行三鞠躬禮，做爲以後和他們結怨益深，便和王振華商量，饒了他們央求，金成的黨羽，也一齊替他們討饒。顏世賢恐怕振華捉住了傅和，舉起拳頭就要打。金成、傅和、口口、賢和王振華，那裏肯放鬆呢？顏世賢捉住了金成，王金成、傅和聽了，抹回頭就要跑。到了此刻，顏世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少 年 叢 書

已 出 下 列 多 種

每 種 一 冊 定 價 一 角

畢 斯 麥	德 謨 士	林 肯	富 蘭 克 林	達 爾 文	文 天 祥	信 陵 君	蘇 軾	岳 飛	玄 奘
納 爾 遜	哥 倫 布	格 蘭 斯 登	蘇 格 拉 底	大 彼 得	王 陽 明	諸 葛 亮	馬 援	朱 子	陶 淵 明
華 盛 頓	克 林 威 爾	如 里 彼 的	拿 坡 崙	司 馬 光	郭 子 儀	班 超	蘇 秦	張 良	

本叢書將中外偉人的言行事業，用簡明的文字，興趣的體裁，編成傳略小本。少年讀此，既可養成其高尚的人格，且能助長其奮鬥的精神。

商務印書館出版
少年叢書

已出下列多種

每種一冊 定價一角

畢 斯 麥	德 謨 士	林 肯	富 蘭 克 林	達 爾 文	文 天 祥	信 陵 君	蘇 軾	岳 飛	玄 奘
納 爾 遜	哥 倫 布	格 蘭 斯 登	蘇 格 拉 底	大 彼 得	王 陽 明	諸 葛 亮	馬 援	朱 子	陶 淵 明
	華 盛 頓	克 林 威 爾	如 里 波 的	拿 坡 器	司 馬 光	郭 子 儀	班 超	蘇 秦	張 良

本叢書將中外偉人的言行事業，用簡明的文字，興趣的體裁，編成傳略小本。少年讀此，既可養成其高尚的人格，且能助長其奮鬥的精神。

少年文學叢書乙種小說

走 競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初版

每冊定價大洋捌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纂者

唐

小

圖

校訂者

計

志

中

發行兼
印刷者

上海
商務印書館

上海
商務印書館

上海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上海
商務印書館

上海
商務印書館

上海
商務印書館

Young Men's Literature Series

A RACE

By

TANG SIAO PU

Edited by

CHI CHIH CHUNG

1st ed., July, 1923

2nd ed., July, 1930

Price: 8 cts.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SHANGHAI

All Rights Reserved



6KBC
IG
286.4
6